

绪 编

第一章

缘由和设想

1987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接受国家语委指令的课题研究计划里曾经有一项是编一部《应用语言学导论》。我们接受了这个项目。龚千炎、我、刘一玲和那时候还是研究生的郭龙生、张舒、郭晓峰于4月、5月、9月到广州、哈尔滨、上海跟同行讨论，10月23、24日又在广州开了工作会议。参加那次会议的有戚雨村、刘涌泉、常宝儒、沈开木、边兴昌、俞约法、吴启主、邹韶华、傅雨贤、陈宝如、周家桀和前面说到的我们6个人。

后来觉得许多有关分支学科的研究还很薄弱，情况还很不清楚；知道几个分支学科的情况并且自己在某些方面颇有研究的人太难得，合作编写的人不好找。总之，条件不成熟。于是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跟当初想编的书不同，但是还是很有关系的。从我来说，也可以说是又把那件事重新捡了起来。

广州那次工作会议上，朋友们的发言谈到了我们想编的《应用语言学导论》的意义、内容、原则，对我很有帮助，对

读者也会有帮助，我把它附在这一节的后面。我在会上有两次比较长的发言，一次是在 24 日的下午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一次是 23 日上午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代表课题组谈了“关于编写《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设想和意见”，这大致上也是我写现在这部书的设想。我先把那时候说的写在下面，然后说一些现在要修正、补充的设想，大家通过比较，或许可以看出近七八年来我们这方面认识的线索和变化，也不失为一份研究资料吧。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侧重应用研究。因为有些方面的理论并不完善，或者还没有怎么建立，很难或者无法应用，因此，我们也适当做一些基础理论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国家语委指令我们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导论》专著。范围是广义的，约 50 万字，1990 年完成初稿。由龚千炎、于根元负责，刘一玲参加，3 位研究生毕业后留下的也参加这个课题的研究。

编写之前，我们到广州、哈尔滨、上海开了 8 次座谈会，听取了一百多位专家和同行的意见。这一项活动，我们把它当作论证会，同时也是了解这些地方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状况，为今后这个学科合作的前景作一些调查。当然这些座谈会也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共同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宣传了应用语言学、语言学的重要性。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编写这部专著的初步设想和专家、同行的意见。

关于编写的意义，大家是充分肯定的，对语言科学的发展，对语言文字工作的总结和指示，对我们语言知识结构的调整，对高校语言课程的调整，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范围

大家觉得应该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这个用语提出之初本来不是狭义的，只不过西方一些国家一个时期以来着重讨论语言教学或者语言学在科技中的使用，也用应用语言学这个大名称，于是使人以为应用语言学就是指这些方面的。但有些国家还是作广义认识的，现在更多的国家作广义范围的研究。

具体讨论到一些范围的时候，涉及一个概念问题。就是有的先生认为语言学大致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超凡语言学，一个是入世语言学，概括入世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和规律，是否就是应用语言学。有的先生有不同意见，认为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其他部门去的原则、方法，例如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还不能算是应用语言学。还有先生说，应用就是应用理论，理论转化为应用有原则、方法，但是应用本身没有理论。有的先生提出要区分语言运用和语言应用这两个概念，这样才能明确这本专著的基本概念、研究的对象，明确它的体系。但是又有这样一个情况，苏联的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语言修养，是语言使用、语言运用。有位搞理论的先生还希望这部书里涉及语言病理规律，这应该说也是语言运用。一位研究苏联的先生说，应用语言学目前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苏联有一门课叫语言修养。外国在这方面还研究街头语言、大学生的语言、当代作家语言，很有意思。

关于具体范围，一种提法是四大块：一、语言教学。二、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三、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四、语言计划。还有的先生提得细一些，九个方面共十七项：一、语言的交际活动：1. 交际活动的表现手段， 2. 对话过程的研究，

3. 使用语言的心理活动, 4. 障碍的克服, 5. 方言的克服, 6. 其他交际手段的应用, 7. 不同年龄层的语言手段的应用, 8. 交际活动中的趋与避, 9. 不同职业的人的语言应用。二、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三、语言的美化研究, 修辞学的范围包括在内。四、语言的特殊表现。五、语言教学。六、语言的传递。七、语言运用方面的研究。八、语言的相互接触。九、标准语的选择。还涉及的有词典编纂、文化语言学、翻译、文字改革。提出这些范围也反映了对应用语言学概念的认识。

我们的初步设想, 关于语言运用还是要谈的。是否可以这样考虑, 一是原来的语言学概论当中一部分实际上是应用语言学的, 要谈。二是语言运用。三是语言学同其他部门, 着重谈接触部。例如语言教学, 有先生说, 不是语言学理论也不是教学法, 而是介乎两者之间, 一是检验、修正、丰富理论, 二是为教学的科学化提供依据和意见。

这部书, 凡是应用语言所涉及的范围都可以涉及, 一是自由, 二是考虑到规律的覆盖面。这部书并不想先来个总论, 然后第一章谈教学, 第二章谈规范化, 而是都着重谈理论、原则、方法, 教学、规范化等只是对象、例证, 举例可能举这个, 可能举那个, 某个部门的差异、特点当然要多交代一些。

话说回来, 范围是广义的, 总还要有重点。这些重点, 一是本身重要, 一定要多调查多研究; 二是我们心得比较多, 比较有话可说。

关于重点, 有先生说是语言教学、语言跟社会生活、语言跟社会科学、语言跟自然科学。也有先生提出应包括三个方面, 即一、语言教学, 二、语言使用, 三、文字改革、语言计划、语言工程。我们大致同意这个意见。关于语言教学, 涉及

本族语教学、对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有先生提得具体一些，认为其内容包括语言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的目的、要求、原则，教材编写（视、听两大类）、听说读写的关系，语言跟思维训练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时的语言对比，受母语干扰问题，对外国人的汉字教学，外国人语病的规律，测试（知识和技能两部分）问题。关于语言使用，也就是语言修养，涉及语用学规则、会话含义、规范化理论、礼貌语言、语言美。关于语言计划，我们国家可以谈的就很多了。语言工程要涉及语言跟计算机的结合，涉及数理语言学等。

二、中国特色

有先生认为不提关系不大，应用语言学应该有志于进入世界的行列。多数先生认为可以提，也应该提，但是不要为特色而特色。体现这些特色，我们研究的语言主要是汉语，但是也不必把书名改为汉语应用语言学。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解决问题，总结规律。

三、如何入手

1. 有先生建议先写一个绪论，有先生说稍晚些写绪论，总之这本书要有个绪论，交代一些问题，统帅全书，提高理论水平。

2. 了解国内外研究的情况，整理一个综述。

3. 可以先总结现有的成果，总结好了也就不错。

我们会后拟一个编写大纲，考虑全书的框架，以后还要经常向各位专家、同行请教。与此同时，我们应四川辞书出版社

之约，同不少朋友一起编写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作为编写专著的一个准备，也是这部专著的辅助工具书，当时预定 1988 年底到 1990 年出齐。计划编写的手册有：新词新语新用法手册、汉语语法应用手册、汉语体态语手册、汉语广播电视语言手册、作家作品语言研究手册、汉语教学手册、实用汉字手册、实用数理语言学手册、实用广告语言手册、语言交际手册、语言政策手册、语言应用实例手册、语言应用新例手册、应用语言学常识手册、实用汉语拼音手册、实用社会语言学手册、实用心理语言学手册。

四、其他

1. 专著和教材的写法很不同。如果编成教材，事实上现在高校只有少数学校可能开一点选修课。现在不要考虑写成教材的事。

2. 草创工作有许多困难，一是跨度太大，范围太广，二是应该总结进去的部分现在许多方面拿不出比较像样的材料，甚至情况还不清楚，实际上是做了超前的工作。所以不要指望一下子编得很成体系、很成熟。有了个大框架，甚至不太完整，总结了现代的成果，涉及存在的问题，努力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就算成功了。以后可以逐步完善。

3. 一定不要空，要注重实用性。而且要深入浅出，读者对象也要考虑到理科的一部分学生，外文系的学生。

现在要说明的是：

一、后来编写大纲没有拿出来。

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后来调整了选题，由龚千炎、陈建民和我总负责，请专家编写，陆续交给出版社。后来的情

况是 1990 年只出版了牛印文等的《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别的书稿回来之后还给各位作者，其中韩敬体负责的《语言应用实例手册》1994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为《从“山上有匪说起”——语文应用漫话》，周国光等关于体态语的一本有望一两年内在首都一个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别的大概都还躺在抽屉里。我写的一本《语言应用新例手册》，大概一半的文章陆续发表了，打算改名为《留心各种语言现象》，以后另找个出版社出版。

三、现在这本书跟曾经想编的《应用语言学导论》不同，它只谈中国的，只谈这一百来年的，史的味道比较浓。此外，这本书所属的一套丛书里，有专谈文字、民族语言、理论、修辞、词汇等的，这些我应该不谈或者少谈。但是原来编《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许多设想还是我写这本书的设想，或许现在这本书是我们编《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进一步准备。例如范围是广义的。我觉得不要作茧自缚，以为《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一类的书里说的都是语言学基础理论，都不是我们应用语言学可以谈的。学科本来就有许多交叉。还没有建立或者完善应用语言学的时候，因为认识问题，或者是因为实际需要，这一类书里写了不少现在看来也属于应用语言学的内容。我现在这本书的书名是谈“语言应用研究”，范围可以更广了，范围广，但是不需要面面俱到。我着重谈的还是规律、原则、方法，谈经验、教训。我打过一个比方，好像一个轴承，里面的一个个滚珠是语言学的一个个学科，它们相互接触、推动，它们还嵌在一里一外的槽里，都跟槽相互接触、推动，我们现在主要研究的是所有的滚珠跟槽的接触部的动态的规律，包括普遍性和特殊性。举例的时候可能举这个或者那个滚珠与槽的结

合部的情况。此外，现在写这本书也还是条件不够，还是草创，我的态度是我认识到哪一步就写到哪一步，有些问题和不同的说法摆出来，不一定下结论，让大家来思考。研究本来就是思考和引起大家思考。我同时也披露一些没有公布过的材料，用以增加信息量。这样，读者读起来可能不至于太沉闷。

四、关于编写《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设想和意见的一开头，我说这是适当做些基础理论工作。后来我一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觉得应该说是应用理论或者应用基础理论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集中在我的《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本质》（载于《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2期）一文里：

应用不等于简单的把现成的理论拿来用用。大理论就那么一些，为什么用起来就大不一样了？这当然有个对理论的掌握、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应用对理论有验证、调整、补充的作用。有时候是很大的调整。所以不能小看应用研究。拿语言学来说，有一种说法，好像应用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应用，本身并没有理论。其实，就拿理论应用来说，语言学的许多学科有谁准备好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好让我们来用呢？我们一面解决实际问题，一面还要注意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完善或者建立某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本身还有理论和方法，近来不是提出了个“应用理论”吗？

我觉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都有个层次问题，例如概括了第一层次应用的基本规律的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而掌握了第一层次基础理论的第二层次的应用则比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高，当然比第一层次的应

用高。我们搞基础理论总还是要用，探求知识，提高认识，改变观念也是一种用吧。

这本书既然还有一定的史的性质，总还是有个历史分期为好。怎么分期？根据什么？这让我为难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涉及对贯穿一百年的主线的认识。我思考了很久，又参阅了类似的史的分期。例如：语法学，有的分为酝酿、萌芽，草创、模仿，探索、革新，发展、繁荣（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修辞学，有的分为现代修辞学的萌芽，逐步建立，发展，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大陆修辞学的沉寂和港台修辞学的发展，现代修辞学走向繁荣（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理论语言学，有的分为初创，探索，发展（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从分期的名称看，或者从所说的内容看，发展或多或少都有些曲折。从更长的历史来看，就更清楚。例如魏晋到元明有文字学的消沉期（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明代有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纷争期（袁晖、宗廷虎等《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世界万物都是脉动的，学科的发展也不是直线向前的，消沉、沉寂、纷争是正常现象，或者其中酝酿着新的发展。直线发展的“史”大概是人造的所谓的“史”。

20世纪的语言应用研究也是曲折的。这个曲折的大弯子最近的是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形成的。在这之前是侧重低层次的语言应用和研究，忽视语言本体的研究和语言基础理论的研究，另外一个侧面的表现是重视向外国的借鉴。上个世纪之

交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革新的时代。重视了语言本体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忽视了语言应用的研究。另外一个侧面的表现是重视向外国的借鉴而忽视了结合汉语实际。因为忽视了语言应用研究，语言本体和理论研究受到限制，它研究价值的体现也受到限制。这时候向外国的借鉴，层次还不够高，一是借鉴的能力还有限。二是借鉴毕竟是要借鉴，人家本来是有一定应用的，是结合他们的语言实际的，我们如果不把这些都借鉴过来，就近乎套用了，何况人家还有不少毛病，我们一起借过来了。三是外国的东西也还处在有待被认识和发展的阶段。语言应用研究受到冷落，但是上千年来重视语言应用的传统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语言生活里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语言应用研究受到语言本体和理论研究以及外国东西的以积极为主也含有某些消极成份的影响，有了或者孕育着进步。打个不怎么贴切的比方，这好像人的双脚，这时候本体和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只脚往前跨了，跟应用研究的一只脚分离了，应用研究的一只脚落在后面了，但是它会被另外一只脚带着前进。两只脚终究要协调前进的，因为这是社会的需要。此后的许多年，应用研究始终在进行，推动了我们实际语言生活的发展。从被冷落到逐渐被重视，这似乎是历史绕了一圈，但是比上个世纪之交前进了一大步。语言本体和基础理论研究也在苦苦寻求跟应用高层次结合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向外国借鉴同样是在苦苦寻求跟汉语结合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一百年的历史大体上是这样的历史。从语言应用的角度，可以说是跟语言本体和基础理论高层次结合的历史。这个高层次的结合来之不易，它标志着我们语言研究比上个世纪之交的革新重要得多的革新。有人说世纪之交好像是多事之秋，从我们的语

言研究来看，这两个世纪之交却都是革新的年代。

我这本书大致上按照这个线索来写。时间的划分大体上分四段。一、上个世纪之交（1894—1912）。二、世纪初到建国前（1912—1949），两只脚分离了，从应用研究来说，大体上是围绕着白话文运动进行的。三、建国初到实行改革开放（1949—1978），应用研究渐渐跟了上来，大体上是围绕着语文知识的大普及进行的。四、实行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1978—1996），语言应用研究出现许多新的领域，推动了语言本体和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推动了人们语言观的重要更新。

附

广州工作会议座谈纪要

1987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主持人：刘涌泉

中心议题：《应用语言学导论》一书的范围和重点

常宝儒：我们学校对这次会议很有兴趣。这一项研究再不抓不行了。外国学生、朋友早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汉语应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我们应该下决心搞几年，拿出实际的东西，给汉语研究应有的地位。

语言作为一种现象，可以有三种倾向的研究：客观描述，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最难的是应用方面的研究。我们探讨较少，国外很强调。

关于《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范围，都抓大概不行。第一本书是开拓性的，要造声势，也要解决实际问题。语言应用有跟人跟机器跟社会的关系问题，还有规范化的问题。语言学理论怎样应用于语言教学，是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不仅仅是教学法。语言学在社会中应用的问题，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起来又有不同。这本书澄清应用语言学的概念就很不容易。关于应用语言学，以后还要继续唱大戏，不可能在这本书里一出戏唱完。

为了搞好应用语言学研究，有些语料方面的基础工作应该鼓励人去做。例如汉语词汇统计，我整整搞了 6 年进行数据分

析，为应用研究做准备，也应该算是统计语言学的内容。

要立足于汉语，论述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语言和人，语言和机器，语言规范，语言和社会。

国外近些年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发展最快的有：1. 语言教学学，2. 词典学，3. 实用修辞学，4. 翻译理论，5. 术语学，6. 人造语理论，7. 演说学，8. 群众交际理论，9. 考据学，10. 语言规范和计划，11. 语言调查，12. 文字理论，13. 语音矫治，14. 语言信息处理。还不仅于此。

吴启主：我们省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省的语言学年会主题就是这方面的，讨论了语言教学、冗余信息、演讲、翻译学、话语篇章等问题。

语文政策要科学化、理论化。例如现代汉字问题就研究得很不够。我们省的自学大纲，我就把汉字部分去掉了，等待研究。语言应用本身有理论问题。怎么没有理论呢？例如翻译，翻译也是创造，也有自己的方法理论。我们写《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过程中就有理论充实语言学。

邹韶华：5月，课题组的同志到我们黑龙江大学去送经，这次我又来取经。我们研究所承担了七五规划语言规范化问题的研究。规范化问题能不能挤入这本专著？词汇和语法规范真是马蜂窝，用什么标准都很难。“羊肉”是一个词，“猴子肉”是不是一个词？“凯旋归来、前来光临、涉及到、很感情、宣传群众”，你说不规范，都不好说。“有情绪”，有先生说这个情绪是指不好的情绪。可是“我分到房就有情绪，分不到房就没情绪了”里的“有情绪”呢？语言学家要站在语言发展的前面来指导，怎么指导？

写好《应用语言学导论》这本书，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各

分支研究的成果有水平，二是善于集大成。

刘涌泉：术语也是词汇问题。编《应用语言学导论》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有一个倾向。例如应该怎样理解规范问题，语言不可能很纯。还如“两 E 战争”，E 指实际、理论。术语反对音译不反对音译？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用汉语拼音转写就不会造成混乱。用汉字，译法又会有不同。意译也很难准确，落不了好。反对音译是背道而驰。我国科技术语方面跟世界发展满拧，这样，吃亏的是我们，要记好几套。我主张分纯术语、准术语、一般词汇这样三层。编《应用语言学导论》，这里有许多政策性问题。要有一个倾向性，认清发展趋势，弄好了，可以起促进作用。

常宝儒：应用语言学要呼吁语言文明。口语的文明只停留在“对不起、谢谢”，太低了。《收获》上有一篇 5 万字的小说，有 83 处骂人话，惨不忍睹！写的东西要管，说的问题也要管起来。

有个问题没有想明白，有很多语言现象，如话语、语段，从语言行为角度考虑很有意义，究竟放在哪里？还如意在言外，放在哪一部门研究？总之，这些要研究，很有价值。

戚雨村：不可能写成一个百科全书，圈定范围解决几个实际问题，有基础的问题先写清楚。

语言教学、语言规划、文字改革、语言应用，这几方面写好，也不容易了。语言教学就有很多方面：汉语、外语、少数民族语、大学中学小学怎样估价？有人对大陆和台湾毕业生的语文水平作了比较，台湾学生高，尤其是古文水平。这个问题要解决。华侨语言教学又是一个问题。内容很多，要有所取舍。

语言使用的问题要结合语言美，提出：正确、确切、合乎逻辑、生动、得体、有说服力、平易、丰富、动人等。礼貌原则，我想应该放进去。写有基础的问题，这样，这本书会如期完成，质量也有保证。

俞约法：我校提出应用语言学是重点项目。我校有俄语系、英语系、日语系，还想建立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技巧两个系。我们立足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是应用语言学的组成部分。

《应用语言学导论》要挑有内在联系的几个部分，加入作者的思想倾向来写。一是必要性，问题本身意义重大，有实际价值。二是可能性，材料积累比较充分。其他部分以后逐步完善。大细全不可能在第一部书里做到。（常宝儒：我们所跟四十多个国家有交流，没有这方面的专著。）要在短期内拿出去，越晚价值越小，不齐全也不要紧。第二步再收集反映，补充完善，几次修补后就全面了。第一部书往往是这样，不要自捆手脚。

应用语言学是要包括语言教学之外的许多方面的。老的应用语言学是包括语言教学的，后来逐渐扩大。语言教学研究在应用语言学里是起了开路先锋作用的。教俄语跟教本族语不同，但是也有教学理论上的很多共同性。

周家桀：这次会比上半年的座谈会前进了一大步，问题集中了，讨论深入了。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国起步慢了点，但是可以赶上。现在情况在变，应用语言学逐渐在为人们接受。语言学长期不受重视，像后娘养的。我校的港澳学生在这里学汉语，但是水平比较低。这样，学校提出重视汉语教学，要像重视外语教学一